

張玟榕

0981-064-981 | 104405016@mail2.nccu.tw

經歷

-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「野火陣線」幹部，發起罷唱黨（校）歌運動、參與遷移蔣介石銅像與廢除舊校歌運動。
-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「大學報」副總編輯與影音採訪主任，另曾主跑校園、體育新聞，關注過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三讀過程。
- 升大學的暑假，曾參與由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所主辦的「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」。

學歷與獲獎紀錄

-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。
- 曾獲中國日報 2018 校園學報新聞獎「最佳校園新聞獎」。
- 曾獲第 16 屆新傳獎「最佳平面新聞專題獎」。

相關作品

- **【新聞報導】促轉條例三讀通過 學生盼正視歷史真相**

【記者張玟榕綜合報導】立法院 5 日三讀通過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，將由行政院下設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」，負責開放政治檔案、清除威權象徵、平復司法不法等任務。共生音樂節總召、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徐祥弼表示，

促轉通過對轉型正義進程是很重要的一步，代表政府願意從官方的角度正視過往歷史的不正義。

促轉條例提及的清除威權象徵，引發社會討論是否更改「中正、介壽」等校、路名。首當其衝的國立中正大學民國 75 年在台復校，便是為了紀念蔣中正百歲誕辰。中正學生會 8 日遂於臉書（Facebook）發起直播投票，以選擇題的形式調查師生改校名的意願。隔日學生會發聲明強調，轉型正義並非簡單「改或不改」的二元選擇，投票是為了示範轉型正義如何被塑造成粗糙、隨意的對立，希望藉此激起討論，讓尚未了解議題的人可以再次思考「中正」二字背後的意涵。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則澄清，目前政府並無全面改名的打算。

「讓分裂的社會可以和解，是轉型中的整體社會成員需要共同面對的。」中正學生會會長陳品妤表示，促轉條例通過是個開端，藉由政治檔案適度開放、司法案件平反，能讓更多人看見威權統治下的不公義，進而透過實質討論凝聚共識，思考如何追究加害者與反省加害體制，給予政治受難者正義。

中正政治學系學生李孟璋認為，平時討論轉型正義的機會並不多，因為牽涉到更改校名，更多的議論讓學生接收到相關的歷史資訊，再從自身所學進一步反思。他也強調，轉型正義工程不能只看表面的效益，重點在於正視過往傷痛，並珍惜民主自由的價值。

徐祥弼也強調，開放政治檔案可以讓過往真相公諸於世，大眾才得以理解威權政府侵害人權的作為，以及背後的加害者究竟有誰。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認為，政治檔案的開放與應用是為了追求真相、釐清責任，落實轉型正義。他表示，一定要有別於一般情形下的個資保護標準，不遮蔽住址、社會關係等重要資訊，否則檔案開放只會消滅歷史，徒生困擾。

立法委員尤美女提到，目前希望能讓《政治檔案法》草案儘速通過，在比現行《檔案法》開放限制更為寬鬆的情況下，成為轉型正義的民主基石。至於如何取得社會公益與個人隱私權的平衡，他強調，草案會以儘可能開放威權體制加害者資料為原則，對受難者的個資則會採較嚴謹的保護措施。

■ 【時事評論】政大遷移蔣介石公聽會

總圖銅像是在蔣介石去世後，依據《塑建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》設立。銅像的在與不在，從一開始就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。

銅像作為紀念蔣介石的工具，背後所牽涉的價值判準不是一個創校校長的身份就能打發。蔣介石身為威權時代的領導人，任何違反學術自由、破壞人權價值的行為，他都不應也無法卸責。政治大學若選擇讓這些銅像繼續矗立在校園內，代表的是對民主價值的無感與漠視。

功過相抵或功過並陳是反對遷移銅像常見的論點，看似中立理性其實只是不斷地合理化現狀。既然「過」已成鐵打般的事實，只好不斷拉些「功」來做擋箭牌。不過如果考試考一百分，並不能讓你打棒球的時候有四個出局數，為什麼經濟成長能為人權迫害開脫？

Habermas 對於當代社會的批判，提到系統對日常生活的殖民化，認為社會用物質生產的標準介入日常生活的運作。當我們藉由效率高低去衡量民主溝通，將政治治理問題化約成經濟成長問題，自然會對銅像背後牽扯的眾多意義視而不見。

退一萬步言，不論支持撤兩座、留一、另立紀念碑，甚至是都不動，都要認清並理解自己的立場與代表的價值，而非去脈絡地不斷設法合理化現狀。這樣不要說是頂尖，連說自己是人文科學為主的大學都是種反諷。

■ 【倡議聲明】 遷移銅像連署書

【連署遷移蔣介石銅像，讓我們重新決定政大的價值】

建立於校園裡的銅像，代表這所學校追求的價值。政大日前將「蔣中正銅像拆遷案」交付委員會討論，預計在 6 月 23 日的校務會議表決校內銅像的去留。在此懇請您連署遷移兩座銅像，為民主化後的政大豎立新的人文價值。

遷移銅像是面對歷史，而非漠視

矗立在公共空間的銅像，充滿著紀念與崇拜的意涵。蔣介石雖為政大第一任校長，卻也同時身兼三十七所學校校長，並無實際參與校務。在台灣的統治歷史中，蔣介石的功過一直爭論不休，然而不論如何，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，早已不該繼續透過銅像建立個人崇拜，為威權統治背書。

高高在上的銅像，是對迫害人權歷史的漠視與再傷害。遷移銅像並非蓋棺論定，而是讓蔣介石走下神壇，重新檢視其歷史定位與政治責任。一個人的功，從來無法淡化他的過，遑論這樣的功建立在如此多人的犧牲上。

移除不合時宜的銅像，捍衛民主與學術自由

台灣走過戒嚴時期，政大早非當初為中國國民黨服務的中央黨務學校，不該繼續存有威權時期的遺緒。蔣介石在統治時期大行思想管控，壓制教育自由發展，違背現今大學追求學術自由的價值。

民主法治得來不易，享有學術自由已久的政大校園，曾在 1969 年有位法律系學生許席圖，政治理念與當局不容，遭逮捕入獄，後因刑求導致精神分裂，青春就此停格。做為當時統治者的蔣介石，無法從侵害人權的歷史中全身而退。檢討違背學術自由的紀念設施，是以人文大學自居的政大無法迴避的責任。

撤除威權銅像，還給政大多元討論空間

如果您支持撤除兩座銅像，除了參與連署外，只要是校友亦能在 5 月 31 日前登入 iConcern 平台 (<http://nccu.iconcern.tw/>)，表達自身對於銅像處置的意見。如此不僅能避免校友會成員代替全數校友發言，同時可作為委員會決策的依據。讓政大決議遷移兩座蔣介石銅像，重新確立人文精神。

- **【專題新聞】**（與轉型正義議題無關，節錄部分內容僅供參考）
- **【報導者】失去賽場的孩子們，棒球體育班操壞的強手臂**

清晨 5 點半，台東泰源國中體育班的宿舍已經響起教練的敲門聲。沒時間賴床，在一般生打著哈欠走進校門前，這群體育班的孩子們要趕緊完成早上的第一次訓練。

生活塞滿念書與打球。即使到了晚上，在整間學校唯一亮著的教室裡，還能看到體育班的學生在接受課業輔導，邊搔平頭邊算數學；或是幾個球員站在講台，先摸一下胸口，捏完耳垂碰鼻頭，抽考台下這是什麼暗號。晚點還有體能訓練，有時看看職棒轉播，為同校畢業的學長加油。睡前記得繳回手機，9 點半準時就寢，明天又是新的循環。

泰源國中體育班學生來自宜蘭、苗栗、花蓮，多是隔代教養的家庭，集中住宿也能照顧弱勢孩子生活。雖然住宿讓球員長時間待在球隊，但教練王國慶並不一味要求訓練。他說，這群孩子都還在發育當中，不適合做負擔太重的練習。

但是在台灣，還是有許多體育班的日常，塞滿了訓練和比賽。如果想成為頂尖棒球員，通常需要從小學五年級進入體育班，一路訓練到高三，平均會在紅土場上花費超過 1 萬個小時。每個喜歡打棒球的孩子都有個成為職棒球星的夢想，可是太小開始大量「職業化」訓練的結果，往往在他們還未發育成熟的幼小身軀上，留下大大小小的傷，有時越練離夢想越遠。

傷痛，讓他們在成為頂尖之前停格

「如果健康的話，不要說大聯盟，至少日本職棒沒問題。」38 歲的林士欽曾如此篤定地相信自己。

這個已被人們遺忘的名字，高三時是棒球名校華興中學的一號先發投手。當年他的學校奪下第 3 屆金龍旗亞軍，只敗給了張誌家領軍的穀保家商，八強時他主投擊敗了擁有超級強腕曹錦輝的高苑工商，而已是永遠「台灣之光」代名詞王建民的中華中學當屆十六強就止步。那一屆，拿下最佳投手獎的是林士欽。

在台灣投手的黃金世代，原先極度被看好的林士欽，卻因為總教練一句「你金龍旗第二名，難道市長盃還要繼續第二名嗎？」在被下達「一定不能輸」的壓力下，已在金龍旗連續出賽 4 場、場場用球數超過 120 球的林士欽，休息不到 5 天再度在市長盃披掛上陣，對決強恕中學。

從國小就開始每天至少 4 小時的訓練，從小就是隊上主力投手的林士欽，大大小小累積性的傷痛和疲勞，手臂在金龍旗冠軍賽早已瀕臨報銷邊緣，投球時速下降 10 幾公里。

市長盃對上強恕的關鍵四強戰，林士欽再度燃燒手臂，完投帶領球隊獲勝。他回憶，隔日一早醒來，手像被打上石膏，呈 90 度彎曲，不能伸直也無法彎曲，手肘因為過度使用而積水，腫得跟壘球一般大。當時他躺在床上，心裡只是反覆想著「完了，棒球這條路毀了……」。

「那時候洗澡都是我媽、我同學幫忙，不然就我弟幫我洗，因為（手肘）根本勾不到啊，」林士欽開始排斥棒球，不只一次想放棄，常常躲在撞球間裡，故意讓爸媽找不到，「我說：『我不要打了、我不要打了，不要再逼我！』我爸媽說：『你不要打了，可是你當球員也沒在念書啊，那怎麼辦？』」所幸後來遇到貴人國立體院龔榮堂教練，獲得開刀治療的機會，但投球實力，是怎麼也回不去了。

問他會不會怨學生時代教練，他頓了一會，坦承剛開始很難釋懷，「但已經放下了。」現在唯一遺憾的，是想回味以前巔峰身手，卻連當時金龍旗比賽畫面都找不到，一切，都回不去了。

比起林士欽，18 歲陳靖傑的棒球高潮停格在更小的時候。

陳靖傑曾是第二屆 U-12 世界盃棒球賽的亞軍班底，當時 12 歲時的他，在重要的南韓之役完投 6 局只失 1 分。但滿足台灣球迷「好想贏韓國」的願望後，換來的是，他在小穴膝蓋就出現傷勢；升上國中又開始重量訓練，最痛時連路都不太能走，投球姿勢也因腳傷而受影響。

「原本以為只是小傷，沒想到一痛就痛了 4 年。」問他傷好了嗎？其實陳靖傑也不清楚，現在他的身體已經不痛，「因為不打球了。」但轉回到一般班級讀書，又開始另一種的痛苦，「小時候都在打球，讀書的東西很多都不懂，到現在，課業都追得很辛苦，」現就讀高雄樹德家商的陳靖傑說。

■ [【大學報】【當老師不再是鐵飯碗】代理教師擔起少子化的必然與不公](#)

快速變動的大環境 不穩定的代理身分

「有家長直接跑來校長室叫我留人，但沒缺額真的沒辦法啊！」宋慶瑋舉例，曾有位代理教師非常優秀，擔任班導師很得學生與家長的喜愛，然而第三年時，因為缺額減少，再不得已還是無法續聘，接手的正式教師反倒表現得沒有如此出色。「為了爭取續聘的機會，代理教師常常表現的比正式教師認真。」宋慶瑋感嘆，遇到這種情況，能做的只剩代理教師到他校應徵時，幫忙美言幾句。

「待久當然會有感情，但時間到了就是該離開的時候。」唐嘉聰表示，當初因緣際會來到苗栗教書，即使因減班得要離開也是種緣分，能留在同一間學校這麼多年已經算是幸運，「有的代理老師很辛苦，一年換一個學校，像浮萍沒有根。」國中國文代理教師「小君」（化名）曾陸續任教於北部三縣市四所學校，其中一間學校甚至只待了一學期。

跟老師一起離開的 是孩子的信任

當被問及高流動率的師資是否會對學生造成影響時，每位受訪者的回答都是「會啊」，斬釘截鐵，毫無疑問。宋慶瑋說：「國中小學童處於心智發展階段，老師的角色非常重要。」苗栗縣立外埔國小校長紀介五解釋，孩子在學

習上需要建立穩定的師生關係，而信任是很重要的前提，若剛建立完良好的師生互動關係，老師又馬上面臨變動，對於學生會有很明顯的影響。

唐嘉聰也認為，國中小的學生都需要老師的引導，當學生好不容易有個互動良好、可以依賴的老師，結果開學發現他就不見了，新的老師從頭再來，並不一定會產生好的互動。曾任教於朗島國小的代理教師張恒睿指出，這所位於蘭嶼的學校老師流動率高，學生總會猜測哪位老師是不是將要離開，對於老師的信任感也會降低。

「最後確定要離開，我選擇好好跟他們說再見。」張恒睿表示，蘭嶼的孩子知道老師要走以後，就不太會鑽牛角尖。但真的要離開時，他的心裡也會動搖，思考接手的會是怎樣的老師。離開蘭嶼後，張恒睿仍與學生保持聯絡，向他們分享好的學習資源，「想做好自己當老師的責任，但現況代理教師就是來來去去，也沒辦法。」